

让针指间流溢华彩

——中国女红的现代传承

在中国农耕社会“男耕女织”的生活状态中，做女红是女性的本分之事。“十三能织布，十四学裁衣”，在汉乐府《孔雀东南飞》这首古老的叙事诗里，女主人公的勤劳与贤惠通过描写其女红的诗句呈现出来。可以想象，女红在旧时代女人的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。对待心上人的情爱，付诸儿女的慈爱，以及融入信物的挚爱，无不体现在女人手中的一针一线里，缕缕丝线之间满是缠绵的情意。“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”，女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心愿化解在自己的针线活里。待嫁闺阁的女子，做一手巧针线，既能修养性情，又能得到将来婆家的认可，这是中国传统女子获取幸福人生的条件。如果说当年女红的精巧手艺能够改变女人的生活命运，那么现代的刺绣专业技能则提高女人的职业地位。20世纪初，一位才华横溢的绣女——沈寿，从中国传统女红中发现了自我价值，提出“以绣自立于世”、“以绣自强”。由于有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的支持，她们在江苏南通创办女红传习所，旨在通过女红的传习，使妇女获得一技之长，成为一种职业选择。当民间个体的手工制作成为专门的职业，女红的功能也随着需求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，并促使女红中的刺绣进入艺术创作的范畴。这样的转变伴随着妇女对事业的诉求，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。在西学东渐的年代，沈寿的艺术追求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，在其赴日考察回国后发展了肉入针、

虚实针等针法，并融入西洋美术的绘画原理，发明了“仿真绣”，使之成为手工艺与绘画完美结合的新品种，备受时人推崇。沈寿的“仿真绣”代表了近代刺绣演进的一种趋势，它与中国传统女红刺绣一脉相承，但更加强调刺绣艺术的纯粹性。因此也出现了以刺绣为职业的创作群体现代绣女，这在江浙一带尤为突出。她们以自己的手艺创造了具有当代文化价值的艺术作品，延续着当年沈寿的艺术理想。如今，刺绣手法和风格日趋丰富，人们不再拘泥于单一的样式，而以包容多样的心态来欣赏刺绣艺术。在刺绣作品里，我们仿佛看到了中国女性那一张张充满深情的脸，其中传递的依然是绣者不尽的期盼与愿望。女人自小的女性意识里就有刺绣的情节，如同母性的特质一般。中国传统女红的传承是潜移默化的，和人类的基因一样，它一代代地延续着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。在有着千年女红文化传统的国度里，无论是传统样式的还是现代风格的刺绣作品，人们在品味其精湛技艺的同时，都会漾起无限的感怀。刺绣让女人的性情得到了体现，绣女在创作之时会有一种心理的满足。也许她们从未理性地追索遥远的女红意识，但她们的作品却能让人体味到一种情感的圆满。可能这也就是刺绣依然能够吸引当代人的缘由吧。

本期我们就中国女红的传承这一充满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色彩的话题，通过与几位现代绣女的谈话来展开我们的思考。





(左页左上)主持人在采访陈水琴和她的徒弟们 摄影/郑静 (左页上中)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水琴 摄影/郑静 (左页上右)全家缸在刺绣 摄影/郑静
 (左页下左)正在刺绣的工艺家 摄影/郑静 (左页下中)抚琴与刺绣构成和谐的空间 摄影/郑静 (左页下右)陈水琴刺绣工作室一隅 摄影/郑静
 (上左)浙江省遂昌县传统刺绣:肚兜 (上右)浙江省遂昌县传统刺绣:钱夹
 (下左)浙江省遂昌县传统刺绣:肚兜 (下右)浙江省遂昌县传统刺绣:肚兜 (下右)浙江省遂昌县传统刺绣:钱夹

时 间: 2009年1月19日晚

地 点: 浙江省杭州市星都宾馆

采 访 者: 郭艺

采访对象: 何晓道 (45岁, 浙江省宁海十里红妆博物馆馆长)

郭艺 (以下简称郭): 据我所知, 您收藏了大量浙东婚嫁器具和女红用具, 对女红也有独到见解。您如何理解传统女红?

何晓道 (以下简称何): 过去, 女红与女人一生结下不解之缘, 是女性生活的组成部分, 她们在闺房里做女红, 也教育自己的女儿做女红, 这都属于生活的需要。女人采桑、养蚕、纺纱、织布等, 多是女人的工作, 尤其是闺房里姑娘们的女红活, 是影响婚姻的重要媒介。以前男女双方从未谋面, 男方家人来评判女孩的聪明灵巧的重要标准就是女孩做的女红。人们往往从女孩子做女红的精巧程度、工艺技术、针线色彩、图案组合等方面来判断她的性格和智慧。一个女子的手工可能会影响她将来的命运, 你说女红是不是很重要? 因此, 大户人家会打造小姐楼, 把女孩关在闺房里做闺阁女红, 由最优秀的师傅教授女红。

郭: 这样的专业师傅是否就是我们称的“绣娘”?

何: 是的。有些是自己家人教, 有些是请外来的人教。那些暴发户的家庭, 由于长辈没有经过良好的闺阁女红的训练, 会请专业的“绣娘”到家里传授。而出来教女红的“绣娘”

很多是败落的大户人家的女子。“绣娘”也教一些琴棋书画的修养, 文化修养与绣品的品位是密切相关的。不仅大户人家重视女红的培养, 小户人家也不会疏忽这方面的管教, 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, 他们会设法教会自己的女孩子拥有这方面的技能。以前, 一般人家把西厢房做闺房, 即便是母亲、阿姨也在西厢房做女红, 一道与女儿做女红是很好的沟通方式。

郭: 有没有这样的说法, 相亲时男方家庭一定要看女孩的女红活?

何: 传统婚姻“六礼”首先是生辰八字的符合, 在经过一系列程序之后, 双方的联姻没有大的障碍了, 需要考虑一些细节的时候, 就要把绣品给男方的父母看, 以了解女孩的品性, 同时也是留下证据的方式。比如鞋样的大小等等, 防止媒婆夸张的转述。在古代, 一个女人做得一手好针线, 成为方圆百里闻名的女红巧手, 一定会让人羡慕的。

郭: 用心做的女红都带有情感, 就有内在的感染力。

何: 传统的女红是这样的。那时丝线染色用的都是天然的染料, 丝绸色彩就像瓷器色釉一样华丽, 刺绣的图案如同瓷器上的珐琅彩、粉彩一样华美。

郭: 女红里的图纹似乎是女人的心灵密码, 表达了她的所思所想, 通过手里的针线流露出来。

何: 所以绣品里都倾注了女人的愿望。在肚兜等隐秘的物件上, 女人会绣上“守身如玉”、“如冰如玉”等字样, 表明她们的人生态度, 这是外人看不见的, 只有最亲近的人



女红用具：线板、针夹、缠脚板 宁海十里红妆博物馆提供



女红用具：梭子、针夹、棒槌、尺子 宁海十里红妆博物馆提供



女红用具：针盒、针线盒 宁海十里红妆博物馆提供



女红用具：织带机 宁海十里红妆博物馆提供

才能看到；譬如香包也是很个人化的物品，与这些物件相关的装饰，都带有某种寓意，成为寄情的信物。

郭：这些都是自己做的吗？是否也会有外加工？

何：大多是自己做，大户人家会请专业的绣娘来绣。

郭：女红与女人的关系如此密切，她们出嫁时是否都要把曾经用过的女红工具带走？

何：那是当然的，这是女孩子做手工的器具，也是和她们生活最密切的用具。对于这些工具，她们会很珍惜。我收藏了很多压绷石，都做得很精美，就像艺术品一样。女红的工具是她们料理家人生活必不可少的用品。

郭：民俗与女红的关系是很密切的，也影响了不同的风格。

何：各地都不一样，所谓“隔山百里，沿海千里”，即说明了古代交通的状况，也印证了“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”的区别。又比如浙东南地区，与福建、广东沿海地区的民俗相互影响，所以我们浙江的金银彩绣、朱金木雕等与广东潮州一带的工艺就比较类似。这是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民俗交融，所以风格很相近，都偏好金色和红色来装饰。

郭：因此我们也可以从女红中了解一方的民风与审美趣味。

何：是这样。女红的手工艺和艺术风格表现了多样的地域文化。

二

时 间：2009年1月20日下午

地 点：浙江省杭州陈水琴大师刺绣工作室

采 访 者：郭艺

采访对象：陈水琴（65岁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）

余知音（40岁，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）

金家虹（40岁，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）

郭艺（以下简称郭）：陈老师好！您是在杭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开始学刺绣的吗？

陈水琴（以下简称陈）：我是在杭州市工艺美术学校开始学的。

郭：那是什么时候？

陈：60年代。学校四年学习，毕业后分配到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了两年的刺绣工作，“文革”开始后就停下来了。

郭：那时学校是怎样传授刺绣技艺的？

陈：我们的学校开设文化课和专业课，有绘画老师教授，刺绣是专业老师教的。

郭：老师是专业从事刺绣的吗？

陈：就是民间艺人，我们从最基本的针法开始学，学得很严格。学制四年，第三年还要到外地去学习，去苏州和温州。当时会有一个绘画老师跟着，他画稿，我们绣。

郭：陈老师学得很全面，那么金家虹、余知音你们那时也是这样学的吗？

余知音（以下简称余）：学校的教学大纲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教授的老师不同。

金家虹（以下简称金）：我们第四年就到杭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实习了。91届是最后一批了，以后就没有开设刺绣专业。

陈：其实学得最扎实的还是我们第一届。老师们都很好，他们也住校，我们学习的时间很紧张，老师也很敬业。

郭：过去拥有精湛的女红技艺或许可以改变女人的一生；现在刺绣专业也同样改变女人的一生，如陈老师这样。

陈：如果我不学习刺绣，可能就在家务农。我们家住在杭州火车东站那个地方，那时都是农田，大家还在种地。不过我的确很喜欢刺绣。

郭：你们进学校几乎与陈老师相差30年，学校还开设刺绣的专业吗？

金：我们那时进去学的是设计，后来可能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吧。

余：杭州需要刺绣技艺的传承，那时就选择个别的学生去学传统刺绣。但没有收很多的学生，生源多了又没有出路。

郭：陈老师，余知音和金家虹是怎么成为您的徒弟的？

陈：杭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保留了纯欣赏的刺绣工艺品种，后来分出研究所，专门成立了杭州刺绣研究所。学校里挑了三个学生到我这里学，她们到研究所实习，后来成为定向培养生，毕业就分配到研究所，当时研究所是很好的单位。在刺绣研究所改制以后，我就带了她们三个徒弟。其中一个徒弟家庭遭遇变故，改行做其他行业了。她们两个是喜欢，所以一直坚持下来。她们来的时候我40岁，就是现在她

们这个年龄。改制以后，传统刺绣发展比较困难，坚持下来也不容易，现在环境又好起来了。

郭：我想了解有关沈寿创造的一些针法。应该说，从她开始真正有了从事刺绣工艺的专门职业，从你们身上似乎也能看到她的影子。

陈：沈寿尝试绣了一些绘画性的作品，如人像，绣得很写实，所以又称“仿真绣”。虚实针也有叫乱针虚实绣，针法随结构虚实安排，很自由；有些地方的针法是空白的，如画面有留白的，针法也留白不去绣。其实很多针法是一样的，只是各地叫法不同。如苏州的“散套针”，我们杭州就叫“互套针”，针法是差不多的。杭州的刺绣缺乏一定的整理和归纳。我以前绣猫都采用套针，再在上面绣一些毛的质感，现在我采用套针和乱针绣结合起来，这样毛是零乱的，看起来更真实。这些是我自己在刺绣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出来的刺绣手法。

郭：我们民间传统中什么针法最见功力？

陈：传统的民间艺人绣“木梳套”的技法很有功力，细腻规整。另外，分线也是要有技艺的，最细的线分到六十四丝，像我们绣金鱼的水泡，就用这样的细丝。一般刺绣两到三丝就可以了，分丝和刺绣是要化精力和时间的。

郭：当代刺绣与传统的刺绣在观念上是存在差异的。

陈：传统的刺绣日复一日地绣一种图案和针法，就会形

(左上) 浙江省遂昌县传统刺绣：帽饰 (左下) 浙江省遂昌县传统刺绣：枕顶、枕套和扇套
(右上) 浙江省遂昌县传统刺绣：围兜 (右下) 浙江省遂昌县传统刺绣：枕顶





成一种程式化的风格，而当今的刺绣要体现个人的风格，还要符合现代审美的需要吧。

郭：从您的经历来说，您对刺绣有怎样的感受？毕竟这个职业改变了您的人生。

陈：是啊，我学刺绣也是偶然的，这是我人生中的转折。进了工艺美术学校，第二年开始选择志愿，我第一志愿就是刺绣，第二志愿是石雕，这可能和小的时候看母亲做针线有关，还是有影响的。我的刺绣生涯中最大的转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，彻底改变了我的状况，有机会做自己的作品了。

郭：从现代人的角度来感受刺绣，也会有不同的体验吧。

余：我觉得如果烦躁的时候，刺绣就可以排遣自己的心情，自己的作品完成了就更有成就感。

金：刺绣可以让人静下来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。

郭：从事刺绣创作可能就是生活的一部分。

陈：自己不愉快的时候，刺绣是最好的排解。在生活不顺的时候，刺绣帮我度过了一些艰难的时光。

余：即便是生活的不顺，也会促使人去创作更多的作品。

金：只有手上的针是自己可以把握的。

郭：刺绣对于你们来说既是从事的职业，也能在其中体会一种生活的态度。

余：我觉得女人要学点刺绣，可以培养文雅、耐心的性格。女人从事刺绣还有性情的一方面，而男人从事刺绣可能纯粹就是工作了。

陈：古人有一句话：“男做女红，越做越穷。”

郭：你们认为女红在当今还会有一定的意义吗？

余：女红文化在现代也很重要，比如现代的女人钉一颗扣子都很困难，似乎是说不过去的。

陈：以前很多男人夸自己的老婆都有这样一句话：“不要问我家中妻，只要看我身上衣。”

郭：在你们的经历中，人们对于会刺绣的女人是否有一种特别的感受？

金：我的老公就会有。他最初对我的印象是很有女人味，认为会刺绣的女人比较传统贤惠。现在还有女孩子来学刺绣，我小的时候就会在自己的书包上绣小花。

郭：可能很多女孩子曾经都会想着绣花，是内心潜意识的一种梦吧。你们把这样的梦变为了现实。我能理解家虹说的：刺绣也是生活的一种方式。

陈：仅仅把刺绣作为一个职业，不一定能投入。我看到好的绘画稿子就很激动，就想马上做出来，而长时间不做手就痒。一旦投入进去，其实也是很幸福的。在创作的时候，会把自己的情感和体会融入进去，来不断完善和达到心中的理想。

金：所以自己的好作品就舍不得卖掉。

郭：今天与你们在一起，我的感触也很深。非常感谢你们！□
(文稿内容已经有关人士审阅。图片除已署名及附有提供者名称外均为郭艺摄影)

郭艺 浙江省群众艺术馆研究馆员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

(上) 金家虹 图案 真丝、盘金线 60×60厘米 2000 陈水琴大师工作室提供

(中) 余知音 雏鹅 真丝 45×55厘米 1998 陈水琴大师工作室提供

(下) 陈水琴 叭儿狗 真丝 45×35厘米 1998 陈水琴大师工作室提供

让针指间流溢华彩——中国女红的现代传承

作者: [郭艺](#)
作者单位: [浙江省群众艺术馆研究馆员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](#)
刊名: [美术观察](#) 
英文刊名: [ART OBSERVATION](#)
年, 卷(期): 2009, (4)
引用次数: 0次

本文链接: http://d.g.wanfangdata.com.cn/Periodical_msgc200904028.aspx

下载时间: 2010年3月23日